

□张全普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巴山夜雨

10

2022年7月29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
□编辑:郝富成

我与电影的缘份,是从念小学的时候开始的。

那个时候的电影,不过是一些舞台样板戏的翻版。记得一次达城人民电影院放映《智取威虎山》,我便编造了一个买作业本的谎言,骗得母亲从她12元月工资中,教给我两枚五分的硬币。当钱握在我小手里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是不敢用这钱来买电影票的。我混在大人们中间,佯装拉着一位中年妇女的衣角,蒙过检票员的视线,偷偷溜了进去。

除了几家国营电影院,达城当时只有当地驻军常到地方上来慰问放电影。后来一位小学同学告诉我,一六三陆军医院、军分区经常放映内部片子,慢慢地我学会了看“野”电影,电影瘾子愈加强烈。我不但有夜间步行十几里山路,趴在树丫上看电影的“不辞辛劳”;也有整整一个晚上双脚不着地,被大人们挤抬起着看电影的“惊险”;还有被赶到银幕背后看“反转片”的锲而不舍,更有不让正门进去就越墙被逮个正着的尴尬之事……回想起那个时候我对电影的痴迷程度,丝毫不比当今追星族的疯狂劲儿逊色。

直到后来我当了知青再去参军,接兵部队的人对我讲:你在原单位是园艺美工,部队电影队正缺少搞美术的。大西北十分艰苦,你愿意去吗?我斩钉截铁地答道:愿意呀!当兵是我最大的愿望,再苦再累我也不怕。后面的潜台词却是:我太爱看电影了,这下我得过足看电影的瘾子。叫我当电影放映员,我求之不得啊。

偶然的机缘,让我一次就实现了两个愿望——当兵、放电影!

二

身披绿棉袄,脚穿大头鞋,我便来到了大西北罗布泊深处的绿色军营。

接天连地,无垠瀚海,除了黄沙再也找不出什么的大戈壁,简直是一个昏黄色的沙荒世界。尤其是冬天,满目雪荒,一种说不出的凄凉爬上心头,历代文人墨客对此的描述让我感到惊恐和不安: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,平沙莽莽黄入天。轮台九月风夜吼,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……”就是在这样一个火风之经、沙寒之纬编织的荒凉地带里,电影成了战士文化娱乐的重要渴求。我曾在《放映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“我用世间/最稳固的三角架/支撑起/一颗火热的心/情感从镜头走向银幕/带给你不是一个讲述的故事/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……”

一次,当我们的八座吉普车驶进试验场区的时候,正赶上连队整休。放电影之前,指挥部从百公里之遥派车调回两卡车清水,战士们放假洗澡。战士洗澡用车作护体,车篷子便成了天然的遮羞布。

“哇,也太夸张了吧!”我大声喊起来。

“没见过人洗澡?”组长若无其事地爽朗一笑。

“不,不是的,流动的澡堂子,是谁想出来的?”

“部队正申请专利呢!”组长打趣道。

“不可理喻。”

“有什么不可理喻的,场区内连老鼠都是公的……”组长讪笑着说。

试验场区的“电影院”,实际上是在戈壁滩上挖出的一个5米深、1000多立方米宽的大坑,顶上用木棍、竹席及油毡罩着,既挡沙遮雪,又防风御寒,里面足能容纳一个营。我们把幕布拉好,架设起移动式放映机,部队就呼啦啦开了进来。连队与连队碰到一起,免不了了一阵激烈的拉歌竞赛,把电影场渲染得热闹非凡……我启动马达,扭动放映钮,电影就开映了。

每一部影片,我们要到各分散连队巡回放映好几遍,许多精彩的对白,都能倒背如流。放完电影有时还不过瘾,又把放映机架到帐篷里去,对着银幕,没完没了地放了一遍又一遍,要不是第二天还有放映任务,不知要折腾到什么时候。

三

这是一片神奇之地。

自从1964年那朵“蘑菇”云升起,便在这片神秘莫测的大戈壁深处铸造了一次又一次万钧雷霆、石破天惊的时刻。罗布泊的名字与我国国防尖端科学试验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……

单调枯燥的戈壁,战士最盼最念的莫过于寂寞的夜里放映车的到来。

戈壁的夜晚来得早也来得快,就像一张墨黑的棉被,瞬间就罩了下来。“让我试试……”耐不住寂寞的我,从司机手中抢过方向盘,猛踩油门,里程表上的指针一下蹦到了120码,八座吉普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,疯了似地乱窜。一只黄羊沿公路一直在我们的车前狂奔,也许是戈壁太荒凉的缘故,黄羊见到人也出奇地想亲近,直跑得它筋疲力尽倒在公路边……

“遇这鬼天气,鬼地方,鬼方向盘就是不听使唤……”司机接过我手中的方向盘,嘴里一串串地冒出“鬼”字来。

“八座越野吉普应该显出它的越野性能来。”我自信地吐出一串热气,遇到挡风玻璃,就成了一串水珠子,在眼前滴答滴答地流淌。

车轮在冰凌上滑溜溜地空转,就是不往前跑了。马达的轰鸣声在戈壁滩上空震荡,放映车陷进了雪堆里。司机蜷曲着身子,目光直直地瞪着厚厚的白雪。

“这样傻等下去不是办法,我们得动起来,否则,要不到天亮,都成雪人儿了。”组长喘着粗气。

于是,我们扛着放映机径直往前赶,身后留下一串雪窝子。

当我们看见地平线上徐徐冒出几顶帐篷的时候,盼望多时的战士向我们奔跑过来,一个个脸上堆着喜悦。见我们又带来了新影片,整个连队都沸腾起来,还未等我们走进营房,放映器材就被战士们抢先搬进了帐篷。连长命令炊事班把连里所有的“窖藏精品”全拿了上来,有冻猪肉、茄子罐头、腌蔬菜,还包了饺子招待我们,像过年一样。

由于场区文化生活匮乏,我们从马兰书店借来一箱书籍,分发给战友们阅览。我忙着架设放映机,一名战士悄悄往我衣服兜里装着什么,直到我完成这次放映任



作者当年和战友在戈壁滩上推放映车。

务离开连队后,才发现兜里有两个煮熟了的鸡蛋。

四

大戈壁,除了绵绵沙丘,就是片片沙砾,这里太荒凉,太寂寞了。

畜牧场哨所是我到过的戈壁滩上最深处、最隐蔽的一个放映点,这里驻扎着某警卫连,准确地说是顶帐篷三名战士,他们长年累月居住在这深山沟里,为的是守护一口清澈如镜的泉水。在这四面环山、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,环境恶劣,生活艰难的程度,常人无法想象。

一次,我去畜牧场哨所正值阳春三月,南方是春暖花开,但在素有“天上不飞鸟,地上不长草,风吹沙石跑”的戈壁滩深处,到处是白茫茫的积雪,看不到一点有生命的植物,而畜牧场哨所的三名战士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许多枝条,编织起一个绿色的大门,帐篷周围还植上了沙漠杨柳,军营春意盎然。我见到这个场景,欣喜得跳了起来,像到了南方某个熟悉的乡村院落。

组长主动提出下伙房烧饭,为的是让三名战士更好地看好电影。司机将发电机启动后,也一直未走进帐篷。我将两架解放103型35毫米放映机架好,在帐篷内墙上对焦距,尽量将银幕上的影像调得更加清晰。马达转动起来,我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放映机内的胶片转动情况,用脸颊挡住从机缝中射出的强烈光线,或许是长时间受光线照射,两只眼角直掉泪珠。我用双手同时操作两台放映机,在换片的瞬间,为了不使余光影响放映效果,用手掌及时挡住另一台关机后的镜头……

畜牧场哨所对我震动很大,那一幅幅如诗如画的场景和三名战士献身国防的身影,像电影胶片一样一直在我眼前闪现。我回到场区指挥部,以此为背景,独自从撰写脚本、绘制幻灯片,到录音合成,创作了幻灯片《一片新绿》:

这里春光无限
唤醒戈壁瀚海
移来江南春色
装缀军营内外

这不单是我对畜牧场哨所的感情流露,也是我对生活在戈壁深处的军人们的礼赞。“绿是生命的象征,绿是军队的着色,绿是青春的涌动,绿是春的使者……”在戈壁深处培植一片绿来谈何容易,而在罗布泊地区营造出一片绿洲,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《一片新绿》在试验场区巡回放映后,赞声如潮。为此,我获得了由总政治部颁发的“双先”奖章,八一电影制片厂特聘我为宣传通讯员。

……

爱看电影的我,更爱放电影,尤其是在大西北罗布泊深处的绿色军营里给战友们放电影!

□李宗原

塔沱赋

塔立高标,风姿绰约。玉印清波,江流澹沱。夫塔沱者,社区名也。耸白塔以临河,迎红日而抱凤凰山。山河巍峨,水何潺湲。高楼林立,绿树相间。居民祥和,商贸殷繁。常入青眼首选,无愧达城一环。

塔号龙爪,源起鲁班。青砖红木,白身黑檐。刻龙爪山图其内,封铸铁大锅于巅。上接苍冥,下镇深潭。洪魔水怪,莫敢猖獗。微之一去万里,百姓相送千年。登塔则八面来风,襟怀开张;远眺则陌野涨绿,生机盎然。有水来前河,船归

江湾。有翠柳垂丝,白羽分烟。俯则云如洗,仰则峰如攒。诚人间胜境,闻竹枝而恍惚,忽澄明而眼前。逝水东去,唯余与白塔拔地摩天。

忆昔前朝古驿而多过客行商。特产倒手贩卖省城,生资于是流转蛮乡。一条老街,两道牌坊。义方勤学,名显德彰。休道是柴门竹扉,茅店泥墙;却真个十里煊赫,百业辉煌。火柴生产,予人以光;作坊榨油,予人以香;染房花布,予人以梦的衣裳。俱往矣,但留得苍松翠柏,不复见水井堰塘。今来已新城崛起,更

谁叹世事沧桑。

复见一丘突起,形状铜锣,响应南北;崢岭青翠,阻绝西东。花竞妖娆,木益葱茏;路转深幽,境迷空蒙。若夫晨曦初破,霞表将红。试足云岭,拾露烟丛。以云烟之浩渺,宜珠露之玲珑。拟清兴而散淡,欲豁然而穷通。至于薄暮余晖,乾坤浑融。人在崖上,日溶水中。指顾无限意,山水一相逢。夫登岳而小众山者,料应咨嗟而同感。

徜徉凤凰大道,陶然州河之滨。斯塔斯沱,与共与邻;一花一草,每见每

亲。恰逢盛世,如坐阳春。都云升平之乐,气象日新;岂解经营筹谋,谁尝苦辛。居首善之城,担首责在身。倘思踏实勤奋勇敢开拓以为精神。全局全功,全心全意;吾父吾母,吾城吾民。仁以施政,德以化淳。强党建而明方向,擎旗帜而聚众人。作为堂堂,其意殷殷。喜蓝图早绘,事业铺陈。更百花齐放,各擅芳菲;群情皆奋,无不欢欣。信是熟土足向往,争如曲谱可依循。遂歌曰:

塔身白兮迎红霞,沱沱清兮绕吾家。吾望塔兮心有属,好扬帆兮行无涯。